

序 论

——综合的条件——

一 人生与瑜伽

“自然”的工事有两种需要，似乎时常参预到人类活动的较伟大形式里，无论它们属于我们的寻常运动的原地，或者寻求那些特殊境界与成就，对我们好像是高远而且神圣底。第一，每个这样形式，趋向一和谐化了的复杂体与整体，这再破分为各个特殊努力和倾向的润道，只为再度结集于一更广大且更雄强底综合中。第二，发展为形式，乃是有效能底显示之一强迫规律，可是，凡一切真理与实行，若太严格地表呈了，便变为陈旧。倘若不是全般失去它的德性，也失去了它的许多德性，如果它要

得到新生命 便应由精神之新鲜流注 恒常与以更新 使已僵死或正死去的工具再苏 得以改变。永是持续地新生 乃一物质底永生的条件。我们的这一时代 充满了辛剧底阵痛 凡思想与行动的一切形式 其内中具有任何实用之强能 任何长存之秘密德性的，皆在受一至极底试验，皆得到有再生的机会。现代世界，表相如同弥迭亚 的一大汤镬。一切皆切为碎块 投入其中 加以实验 结合了又重新结合了 或者灭亡则供给新形式以散漫材料 或再出现 则已青春年少了 改变了 以度一新生存期。印度的瑜伽 在其真元上是“自然”的某些伟大权能之一特殊作用或表呈 其本身专门化了 分化了 各式各样表呈了 在潜能上是人类的将来生命的那些动力原素之一。这是邃古时代之子，为它的生命力和真理所保持到我们现代，它于今出现自其所尝栖隐的秘密宗派和修道窟穴，正寻求它的位置于将来活底人类权能和实用的总和中。但起初它得重新发现它自己，发表其在那普通真理与其所代表的“自然”的那无休止底目标中的最深奥底理由 于是由这新底自我知识和自我估价 而得其自体的恢复转来的更广大底综合。重新组织其自体，它将更容易且更雄强地进入重新组织的民族生命中 是它的程序所要求领导 内而进入最

弥迭亚 (*Medea*) 希腊神话中女巫术士。以术使其翁耶森 (*Aeson*) 返老还童。国王裴里阿斯 (*Pelias*) 诸女，亦欲其老父之还童也，求施其术。裴里阿斯固篡夺耶森之王位者。弥迭亚乃置一大汤镬，齑碎一老羊置其中烹之，已而取出一活小羔羊。诸女遂如法施于其父，而弥迭亚忽不肯施术，裴里阿斯竟烹。

秘密底深处，上而至于最高底高度，在其自有的生存与格位里的。

只在瑜伽与人生的正当观念中，一切生活便是一瑜伽 知觉地或下知觉地是。因为在这名词，我们的命义是一有方案的努力。趋于自我完善化，由于内在本体中之潜能之表现，以及人类个人与遍是底超上底‘存在者’相结合 这‘存在者’是我们所见到在人亦在宇宙中局部表现了。但一切生命，若我们望到其现相之后 便是‘自然’的一浩大瑜伽 试图在她的潜能之一永远增上着的表现中，实现她的完善化，且欲以她自体与她所自有的神圣真实性相结合。在人 她的思惟者 她第一次在这‘大地’上设计了自体知觉底手段与有意安排的活动，由之而这伟大目的，可以更迅速更强力地达到。瑜伽，如斯娃密·维卫迦难陀 (Swami Vivekananda) 说过 可认为一种手段 将一个人的进化压缩到一生，或一生中的几年，或甚至几月。然则凡是一派瑜伽 不外乎一选择或一压缩 将普通方法 为伟大底“母亲”在她的向上底浩大劳力中所曾运用的，——疏散地 广大地 在一悠闲底运动里，似乎纷乱在消耗物质与能力，但有更完全底结合的，——缩减到较狭隘但更强力底深密形式里。唯独是这一瑜伽观，乃能为许多瑜伽方法作一健全而合理底综合之基础。因为于是而瑜伽终止其现似为什么神秘底非常底事，与“世界能力”的寻常程序没有关系，或无关于她所注视的目的，在她的主观底与客观底自我圆成之两大运动中者；毋宁是这自示为她所

已显示的权能之特殊底深密底运用，那些权能，也是她正进行组织于她的更普遍却不如此高起底活动中的。

瑜伽底方法，与人的寻常心理作用的关系，有些像科学的操纵电与蒸气之自然力，与蒸气和电的寻常活动之关系一样。而那些方法亦复是在一以正规实验 实际分析 与恒常结果已发展而确定的知识上形成的。例如凡“罗遮瑜伽”(Rajayoga)便依据这种见解与经验 即我们内中的原素 结合 功能 力量 皆能加以分解或销融 能从新结合 而发动新奇底前所未能底工事 或由固定了的内中程序，能变化而转入新底普通综合。“赫他瑜伽”(Hathayoga)同样依据这种见解和经验，即我们的生命通常所隶属的情命力量与功能，其寻常底活动似已固定而不可少者，可能加以主制 其活动可改变或暂止 而得到否则为不可能底结果 且对于未摄得其程序之理路的人们，似乎是神奇了。若使在有些其他形式上，瑜伽的这性格不似此明显，因其不如此机械，多属直觉 而如“敬爱瑜伽”更近一超凡底极喜 或者如“智识瑜伽”更近知觉性与有体之一超凡底无极性，可是它们亦复起自运用我们内中的某些主要官能 用了那些方法 为了那些目的 皆非其日常自发工事中所思议的。一切方法统属于瑜伽这一普通名词下者，皆特殊底心理程序 建立于“自然”的一固定真理上 从寻常底功能 发展出许多权能和结果，常是潜在底，但非她的寻常运动所易显示或所常显示的。

但如同在物理知识中，科学程序的增乘亦有其弊。例如 这

趋向发展一胜利底人工机巧 以我们的自然人类生活 埋没于机器之重载下，以一增上了的奴役而购得了某些主宰与自由的形式 同样的 事务瑜伽程序及其异常结果 也可有其弊病与损失。瑜伽师趋于从寻常生活引退，失去了他的把持；他趋于以他的人生活动之耗损 购得了精神的丰富 以外表之死亡换到了内中之自由。设若他赢得了上帝 他便输去了人生 设若他以他的努力外向征服人生，则又有危险会失去上帝。因此在印度，我们见到造成了浮世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生长与完善化，二者锐利地互不相容 虽然那种传统与理想仍存 即内心向往与外在要求间有一胜利底和谐 可是那很少实证。事实上 若使人以他的眼光和能力内转 进上瑜伽之途 他便已假定是必然离脱出我们集体存在之洪流与人类的世俗事业了。这理念如此强盛流行，如此为时下底哲学和宗教所著重 普通便以为逃脱人世 不但是瑜伽的必要条件，也是它的普遍目标了。没有任何瑜伽之综合能使人满意 倘其不在目标上 重新结合上帝与自然于一解脱了的圆成了的人生中 或者 不在方法上 不但允许亦且加惠我们内中外表底活动与经验之和谐于二者之神圣圆成中。因为人，恰恰是高等‘生存’之那一名色和象征，下降于物质世界 其间低者便可能转变其自体而着上高者之性质，而高者亦可显示其自体于低者之形式里。然脱离这赋给人的生命 原以实现那可能性的 永不能是必不可无的条件 或他的无上努力之究竟或整个目的 或属于他的自我成就之最强底手段的。这只能是在某些情形下的一

暂时需要，或是一特殊化了的极端奋勉，加到个人身上，而为人类准备一更伟大底共通可能性的。瑜伽的真实底充分底目标与用处，只当在人中的知觉底瑜伽，如在“自然”中的下知觉底瑜伽，变到在外表与生命本身同其界际，然后可以成就了。而我们望到这路和这成就，可以再度在一更完善更光明底意义里说：‘瑜伽便是人生之全。’

二 “自然”的三步

然则在过去瑜伽的种种发展上，我们认出一专门化底和分别化底倾向。这像凡在“自然”中的事物一样，有其是正底甚至迫切底用处，于是我们寻求那些因之而产生的专门化了的的目标和方法之综合。但是，为使我们在这番努力上可聪明得到向导，我们应该知道。第一，承托在这分别冲动下之普通原则和目的，其次每派瑜伽所建立其上的方法之特殊用处。为了普通原则，我们要穷究“自然”本身的普遍工事，在她认识不单是一淆乱着的‘摩耶’的炫耀虚幻底活动，而是上帝自己的宇宙能力和工事，在他的宇宙遍是体中，表呈着且得其灵感于一浩大，无极，可是又精微拣择着的‘智慧’。如《薄伽梵歌》所云：“太古渊源出的智慧”从太初自“永恒者”发出的“智慧”。为了特殊用处，我们得透视各派瑜伽方法，从其一大聚集细节中，分辨出其所隶属之主要理念。及其强烈底力量，所以产生其施为之方，且使之有能力

的。后下我们可更容易求得一共通原则和那唯一共通权能，凡此皆从之而得其存在和倾向，一切皆下知觉地向之前进，因此一切皆可能知觉地结合于其中的。

“自然”在人中的进步底自体显示，用现代话语说是人的进化，必然依赖相联接的三个原素：已进化者、坚住在知觉底进化阶段上者、和将要进化出者。这或许可能是已经现示者，倘不恒常也是偶尔现示，或循相当底常度而重复出现了，在原始形成中，或在其他更发展了的形成中，而且很可能甚至在有些，不论怎样稀少，已近于我们今之人类所可能的最高实践者中。因为“自然”的前进，不是训练到按规律机械地踏正步前进。她恒常超出了她自体以外，纵使其代价是随之又要作可悲底退转。她时作飞奔，时有光耀底盛大底迸发，她有许多浩大底实践。她有时热情地冲上，要以强力夺取天国。而这些自体超越，皆启示那在她内中为最神圣者，或否则最属魔鬼性者，但无论是那样，是最强者，能很迅速带她前进达她的目的。

“自然”所给我们已发皇而且坚定建立者，便是此身体之生命。她已成就了我们在地球上的行为和进步的两个低等原素，但最属基本需要的原素之相当底结合与和谐，——“物质”，这，无论那过于玄虚底精神者可怎样藐视它，是我们的基础，我们一切能力和实践的第一条件。其次，“生命能力”是我们在一物质躯体中之生存的工具，甚至在此中是我们的心思底和精神底活动之基础。她已成功造就了她的恒常物质运动之一种相当底安定

性 这够坚定且耐久 同时亦够柔韧而可变 足以作为在人类中进步显示着的神之一合宜底住宅和工具。这便是爱多列耶奥义书中的寓言所说的意思 它说‘神圣自我’连接奉献一些动物形式于天神 皆为天神所拒 直到已作成人了 于是天神们喊着说：‘这可作的完善了！’于是同意于进入其中。她亦复造成了‘物质’的情性与活动底‘生命’间之一种权宜底妥协；‘生命’安立于“物质”中 资以为生 以此不但支持了情命底生存 而一切心思的充分发展皆有可能了。这平衡组成“自然”在人中的基本格位 用瑜伽术语说 便是他的粗重身 为物质或‘食物稻筍’所成者 与神经系统或生命工具。

然则倘若这低等平衡 乃宇宙‘权能’所意想的高等运动之基础和最初工具 设若这成为‘神圣者’要在此世间启示‘它自体’的工具 设若这印度说法是真底 即身体乃一工具 为了圆成我们的本性之正当律则而安排的，则任何从物质底生命之终究退转 必然是转离了神圣‘智慧’的完全性 抛弃了其在世间显示中之目的。这么一种拒绝 在某些个人可能是一种正当态度 由于他们的发展之某种秘密律则，但永远不是为人类所立下的目标。然则 必没有完整底瑜伽 而忽略了身体 或使身体之消亡

原注：*annaḥkoṣa*、*prāṇakoṣa*。——*koṣa* 音译“俱舍”意为“稻筍”，*anna* 意为“食物”亦即“物质”。物质一躯壳，中含“生气”或“生命气息”之另一躯壳，即 *prāṇakoṣa*。

或弃绝，为对于圆满底精神性为必要。毋宁是身体之完善化，也应是‘精神’的最后胜利，而使身体之生命亦神圣化，必为上帝在“他”的宇宙工作上的最后封玺了。物理体所呈于精神体之阻碍，不是应该废除物理体之理由；因为在事物的未见的明智中，我们的最大困难皆是我们的最好机会。一极致底困难，便是‘自然’向我们的指示，有一无上底胜利要获得，有一究竟底问题须解决，它不是一种警告，说有不可解的陷网得避免，或有一太强底敌人我们得逃避。

同样的，我们内中的情命力和神经力，在此皆是为了有大用处的；它们亦复要求它们的可能性之神圣底实践，在我们的究竟圆满成中。在宇宙方案中所规定给这原素的一大份儿，以《奥义书》的通溥底智慧曾强力着重说起过：“犹如诸幅共一轂，万物皆安于‘生命能力’，三种知识与‘牺牲’，强者之力，智者之纯洁。万事万物凡在三天所安立者，皆在‘生命能力’之管制下。”^①——然则将这些神经能力毁掉的，强迫它们归到一无神经作用的安静里，或将其根除，以之为有害底活动之源者，必不能是整体瑜伽了。是将它们纯洁化，而不是将其毁灭，——将它们转化，管制，利用，乃其所以被创造而在我们中间发展了的原来在望中的目标。

若使这身体底生命，乃‘自然’坚决给我们进化出的，作为她

参《六问奥义书》，第二章，第六节与第十三节。

的基本和第一工具 则这心思底生命 乃她所发皇 当作她的切近底次一目标和高等工具。这在她的寻常底上达中，是她内中的崇高主要思想 这 除了在她的劳乏时期 退归一安息休养底阴暗里 便是她的恒常追求 在凡她能脱除她的初等情命和物理实践的缠裹之处。因为这里在人类中，我们有一区别，至关重要。人在他中间不但有单一心思体，他却有二重或三重底心思体 物质底和神经底心思 纯粹智识心思 从身体和识感的虚幻自加解放的，一神圣心思 在智识之上 依次又从逻辑分辨与想像底理智之不完善形态自加解放的。心思在人中，初始是网罗于身体之生命中，在植物中则全然内入，在动物中则常被囚禁。它承认这生命不但是它的活动的第一条件，却也是它的整个条件 役于生命之所求 仿佛其为生存之全部目的。但人中之躯体生命是一个基本 不是目标 是他的第一条件 但不是他的最后决定者。在古人的正当理念里，人元本是思想者，“摩奴”（Manu），^① 是心思生存体，领导着生命和身体者，^② 而不是动物，为它们所领导者。然则真底人类生存，仅始于智识底心思性 超出物理底心思性而发皇了 时则我们开始愈加生活于心思中 脱开了神经底和物质底迷困而独立 而一依此自由为准 我们乃愈能正当接受此身体之生命，而正当运用之，因为是自由，

^① “摩奴”字根 *man* 有“思惟”义。神话中人类初祖名。

参《蒙查羯奥义书》，第二书，下，第八颂。

而不是巧妙底隶属 乃真底主宰方法。是自由接受 而不是被强迫接受那些我们的物理生存体的扩大了升华了的情况，乃高尚人类理想。

这么在人中进化着的心思生命 诚然 非共通所有。在实际现相上 好像是这只在少数个人发展到极致 好像在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这或则是他们本性的一小部分，组织不良的一部分，或则全未发皇，或潜在而不易化为活泼。必然，心思生命不是“自然”的一完成了的进化 它尚未在人这动物中坚定确立。这表征是 生命力与物质间的优美底充分底平衡 健康 充悦 长寿 底人类身体 寻常只得之于那些人群或阶级中 弃去了思想之努力及其纷乱和紧张的，或只以物质心思而思惟的。文明人还得在充分活动底心思与身体间建立一平衡；寻常他还没有具备这个。诚然 增上向一更紧张底心思生命之努力 似乎常是造成了人中的原素之一增上底不平衡 以致著名底科学家 能常说起天才 是疯狂的一形式 退化的一结果；“自然”的一病理学上的病态。虽然 用以辩护这种夸张之说的现象 倘若不分别而论 而与一切其他有关的事实纪录齐观，则指向一不同底真理。天才，是宇宙‘能力’的一个企图 要这么加速加深加密我们的智识权能 使其为那些更强能 更直接而迅速底机能 所以组成超智识底或神圣底心思的活动者，得有准备了。然则这不是一种什么狂怪，一不可解的现象 而是在她的进化之正当路线上十分自然底进前一步。她已和谐化了躯体生命与物质心思，她正以之与

智识心思之活动和谐化 为了这 虽然趋于压抑了充分底动物和情命生力，并不或亦无须发生激动底扰乱。而她又正飞射更远。企图达到一更高底水平。她的程序所创出的扰乱，亦非如寻常所表彰者之甚。有些是新显示的粗朴创始；有些是分化作用的一容易改正的运动 常能产生丰多新鲜活动之果 但常有一微小代价得付，为了那她所遥瞻的远大结果。

倘若我们考量一切环境 我们也许可达到这种结论 即心思生命 远非是挽近在人中出现了 乃是人中一往昔成就之迅速底重复 人类中的“能力”，从那成就后遭遇了她的一番可悲底退转。野蛮人也许不甚是文明人的初祖，而甚是古代前一文明之退化了的后裔。因为，纵使智识底成就之现实，分配得不平均，而其能性 却是遍处分布了的。已经见到在个别事件上 虽是我们所认为最低下底民族类型 黑人 新从中非洲的古老野蛮出生的 不待血统之混杂 不待将来底后代 能受智识底文化 虽然还没有那占优势的欧洲人之智识成就。纵使在人群中，人只需在适宜底环境下，在几代便越过了那好像应该以若干千年计的时历。然则 人以其为一心思有体之特权 或者是豁免了进化的迟缓律则之充分负担 或否则他已代表了 且以有利底条件在正当刺激底雾围中常能表现物质能耐的一高等水平，为了智识生命之活动。不是心思底无能 而是觉醒底冲动之长久废弃 或从机会隔绝与退转 乃造成了野蛮人。野蛮性是一中间底眠状 不是一原始黑暗。

进者，现代思想和现代事业的整个趋势，在明敏眼光看来，现为“自然”在人中的一番大知觉底努力。要成就智识底设备，能耐和更远底可能性之一普通水准，由于机会之普遍化，近代文明给心思生命所供应的。甚至欧洲的才智之士，这倾向中的主角，主要从事于物质‘自然’及生存之外表事物，也是这努力的一重要部分。这试要在人的生理体与情命力及他的物质环境中，给他的充分底心思可能性准备下一坚实底基础。由教育之普及，由落后民族之推进，由被压迫阶级之提升，由节省劳力的工具之增多，由趋向理想底社会底和经济底情况之运动，由‘科学’之致力于增进健康、长寿与健全底体格，在文明人中为然者，这浩大底运动之意义与主旨，自加移译入易于了知的名相中了。所常用的，不必定便是正确底或至少是究竟底方法，但它们的目的是那正当初原目标，——一个健全底个人和社会体，物质心思的合法需要与要求之满足，充分底安适、悠闲、均等底机会，以使整个人类而不复只是得宠的少数民族、阶级或个人，得以发展其情感体和智识体，尽其充分能性。时下是物质和经济目标可以居尊，但常是在这后面，有那高等底主要冲动在发作或准备待命。

时若这些初始要求皆已满足，时若此伟大事业已有了基础，则智识生命的活动所当从事的那更远底可能性之性质是什么呢？倘若‘心思’诚然是‘自然’的最高一物，则理性底与想像底智识之全般发展，及情绪与感觉之和谐底满足，于它们本身皆已

足够了。但设若相反的 人是多于一理智底和感情底动物 设若在已进化者外尚有待进化出的什么，则很可能心思生命的充实 智识的柔性 伸缩性 与广大底能性 情绪与感觉之丰富而又有条理 只是一过程了 过此而进向一高等生命的发展 更强盛底机能之发展 皆有待于显示 而占有这低等工具 正如心思本身 已占有此身体 使此生理体不复专为其自体满足而生活 却供给一超上底活动之材料和基础。

确定一高于心思底生命 便是印度哲学的全部基础 其求得与组织，乃瑜伽之方法所从事的真正目的。心思不是进化的最后一项 不是一究极底目标 而是 像身体一样，一个工具。甚至在瑜伽的用语中 称心思为“内中工具”(antahkarana)。印度传统 以为这当要显示者 不是人类经验中新底一项 而是从前已发展过的，甚至在其发展上的某些期间已统治过人类。无论怎样 为了给人知道 它必曾有一时期已局部发展过。设若是从那时以后“自然”自其成就而退转沉沦 那理由必常求之于某未经实现的和谐，“自然”于今退归的这智识和物质基础之某种不足处 某种高等生存过度专门化了 损害了低等生存。

但是 所以组成这高等或最高生存 我们的进化正向之趋进者 是什么呢 要答复这问题 我们得处理一汇最高经验，一列非寻常底概念 除了用古代梵语 难于精确地表之于任何其他语言 独在古梵文中 它们已系统化到相当程度。在英语中仅有底近似名词 却有其他底附属意义 用之可能引到许多或竟至严重

底错处。瑜伽的专门词语，在我们的生理体和情命体之格位以外，——称为“粗重体”，只以“食物韜笥”和情命工具组成的，——在我们的心思体以外，——被称为“微妙体”独以“心思韜笥”(manokṣa)或心思工具组成的，——还承认第三，超心思体的无上神圣格位 称曰“为因体”而组成于第四和第五工具，称曰“知识韜笥”(vijñānakṣa)与“福乐韜笥”(ānandakṣa)。但这种“知识”不是心思底疑问与推理之一系统化了的结果 不是以最高可能性之名相而作的结论与意见的暂时排列，毋宁是一纯粹自体存在底和自体光明底“真理”。而这种“福乐”也不是心情与感觉的一无上快乐 以痛苦与忧愁为其背景者 却是一自体存在底悦乐 不依于对象和特殊经验，一自体悦乐 仿佛是一超上底无极底生存之真本质，真自性似的。

这种心理学概念，是与任何真实底可能底事物相应么？一切瑜伽，皆确定其为究极经验与无上目标。它们形成我们的最可能高底知觉性境况、最可能广底生存封域的统治原则。我们说有多种无上机能之一和谐 粗疏相应于启示 灵感 与直觉之心理机能 却不在直觉理性或神圣心思中发生作用 而是在更高一界 直面“真理”之处 或毋宁是生活于只是超上底与遍是底事物真理中 且即是其表呈与光明底活动。而这些机能 皆是一知觉底生存之光明 超越了自私性底生存的 其本身只是宇宙底与超上底 其本性即“福乐”。这些皆显然是知觉性与行动的神圣境 较之人于今这么现似组成 则为超人境。诚然 超上底存在，

自体知觉与自体悦乐——真、智、乐、——之三位一体，乃无上“自我”之形而上底描述。对于我们已觉悟的知识，则为“不可知者”的自我表呈。无论思其为一纯粹“非人格”或一宇宙性底“人格”，显示此宇宙者。但在瑜伽中，它们亦在其心理学方面被目为主观生存之境。我们的今之清醒知觉性对之为陌生底，但在我们中间居于一超知觉界，因此我们可常向之上升。

因为如这名称所示“为因体”(kāraṇa) 异于其余二者之仅为工具(karana)，这冠顶底显示，也是一切在实际进化中先于它者之渊源与有效权能。诚然，我们的心思活动，皆是一依起，一选择，而且只若其仍与那真理即它们的秘密渊源相分隔，则为神圣知识的一畸形。我们的识感与情绪，对“福乐”也是有同样底关系，我们的神圣力量与作为，对神圣知觉性所擅有的“力量”或“意志”方面同然。我们的生理有体，对那“福乐”与“知觉性”之纯粹真元同然。我们所观察的这进化，以我们为其世间底顶点者，在一种义度下可视为一倒转底显示。而这些“权能”在其合一与其分殊中，以此运用、发展、完善化此“物质”、“生命”，“心思”之不完善底本质与活动，使它们在变易底相对性中，可表现其所从而诞生的神圣与永恒境界之一增上底和谐。设若这便是宇宙的真理，则进化的目标也是其本因。这是那原内在于其原素中的，也是自其原素而解放出的。而这解放必非完善了，倘若这只是逃脱，而不返于原来包含着的本质与活动上，以升扬而且转化它们。这内在性则本身也没有可信底存在之理由，倘若它

不终于此一转变。但是,倘若人类心思变到堪能有神圣“光明”的荣耀,人类情感与感受性能转化为无上“福乐”之型模,而擅有其度量与运动,人类行为,不但代表却感到其本身即是一神圣而不自私底“力量”之动作,而我们的有体的生理本质,充分地分得超上底真元的纯洁性,充分地结合黏柔性与耐久底恒常性,以支持且延长这些高等经验和经纪者,则“自然”之一切长久底劳苦,将终之以一冠顶底是正,而她的进化也启示其深沉底意义了。

这无上底存在,虽是一瞥见已那么炫目了,它的引诱竟那么动人,以致一旦见到了,我们真感到有理由遗弃一切而追求它。甚至在一反对底夸张,见一切皆在“心思”中,而以心思生活为一除外底理想者,也感到“心思”是一无价值底畸形和最上底阻碍了,一虚幻底宇宙之渊源,一“真理”之否定,而且“心思”本身便应加以否定,其一切工作和结果皆当消灭,倘若我们要得最后底解脱。但这是一概半真理,其误在一只见到“心思”的实际范围,而忽略了它的神圣原旨。究极底知识,是那种知识,见到上帝而且接受上帝在此宇宙中亦如在此宇宙外者,而整个底瑜伽,是那种瑜伽,既已求得“超上者”能返于世界,而具有它,保有那权能,自由升降于生存之伟大阶梯上。因为,设若永恒底“智慧”全然是有,则“心思”机能也必有某种高尚用处与命运。那用处必依乎它在上升与还返中之地位,而那命运必为一圆成与转变,不是一根除或消灭。